裴子言醫

前有不能定論

裴子言醫卷之三

鹽官裴一中著

雲間將平階閱

男裴𡿖徤飛較正

孫晉颺接三訂

或問醫之療病、須善用權、權之義、安解乎、裴子曰、權者無心之物也、朱子譬之秤錘、以其稱物平施、可輕亦可重也、用之者、胸中不得預擬一成見、當在兩、秤錘不得不在兩、當在斤、秤錘不得不在斤、本非一定不移之物、而有一定不移之理、有一定不移之理、而無一定不移之心、醫者必如是、而後能秉

時制宜以濟人之危而無弊如虛可補也容有時乎不可補而因攻以爲補實可攻也容有時乎不可攻而假補以爲攻病在此而治未嘗必在此病在彼而治未嘗必在彼病同而治或不與之同病異而治或不與之異硝黃之寒也以之攻寒桂附之熱也以之攻熱羌防發汗而還以斂汗蒼朮傷汗而即以生津地黃之濕亦有補脾利水之功茯苓之通亦有止溺聚精之益至于歐湯作北變北爲散朝黃速暮附子與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喜

不執汎卑權義全照心術

勝悲之類。無非權也。用之者。不知有所謂權也。唯知時所不可。不執素所守之。可以爲可。將有所可。不執素所守之。不可以爲不可耳。夫不執素所守之可爲可。所不可爲不可。而以時之所可爲可。所不可爲不可者。乘乎時之所宜也。時之所宜。隨理之所宜也。理之所宜。離欲不權不可得也。然則權豈易言哉。非有才有膽有識有學。而又虛其心者。不能也。何也。蓋權之用在理。而理之明在心。故必使此心不致有纖微之蔽。庶乎理可徹。而用可圖。

心苟不虛。心且受蔽、理何明乎。縱有學焉。無識過學已。縱有識焉無學之識已。縱有才焉膽焉。皆浮氣已。安遽能乘時制宜而無弊耶。由此言之。則不獨無才無膽無識無學者不可以用權。即有才有膽有識有學者亦未可以用權。必有才有膽有識有學而又虛其心者。始可以用權耳。噫、權豈易言哉。

夫方之能對病而取驗者、自有所以對病取驗之理。在不可專執本草中主治。而曰某藥定是治某病。

其病定是用某藥而已也。如一婦坐草已三踰時。胞水盡行不得下。痰變瞑眩無知。牙關緊閉。手足無氣以自動。當此之際。若論催生之藥。則當歸川芎人參益母冬葵子之類。其主治者矣。余獨不[illegible]。以半夏爲君。蒼朮澤瀉茯苓爲臣。人參黃[illegible][illegible]。橘紅豆仁姜汁爲佐使。急煎俾飲。一二飲而甦。再[illegible]而產。是豈蒼朮半夏黃連諸藥能催生者乎。蓋自有所以催生之理。在本草未盡及也。又一士人。大病久虛後。已大受餐。且服大補氣血之藥兼旬。[illegible]

讀奇而貴
正

宜其起矣。不謂飲食頓減。遍體畏寒。自汗盜汗。並夜無寧已。二三名家。僉擬多汗亡陽。尊以桂附參耆為治。汗益多而寒益甚。卒加參耆至兩許。仍罔也。余則以羌活防風為君。蒼朮半夏為臣。黃連陳皮砂仁厚朴茯苓桂枝浮麥為佐使。甫一劑而汗旋收。并不畏寒矣。隨製人參大補脾丸與之調理。不踰月而康。是豈羌活防風蒼朮半夏黃連諸藥。能治大病日久之虛汗虛寒者乎。蓋自有所以然汗止寒又無損于大病久虛之理在本草未之及

非道理嫻熟安克臻此但覺知已人不得奈何

也或曰敢問香燥藥之能催生歛汗止虛寒者狀何謂耶曰此從病之本而舉病之名也論病之名雖有難產多汗畏寒之不同而其受病之本則皆痰涎壅閉胃口耳胃口者眞氣運行之樞所也彼難產者眞氣本滯且經連日困頓飢飽難調穀食疎而湯飲雜勢必釀作痰涎以閉胃口則眞氣益滯而不行脫其瞋眩無知若中狀可徵也故不得不用蒼朮半夏等藥開豁痰涎使眞氣得行而自產耳若專事催生之藥適足爲胃戶增邪不至氣

非木石人
亦能辨焉

閉絕而子母盡傷不止矣。至夫大病久虛後之多汗畏寒者、亦猶是。大病久虛後、胃雖強而氣尚弱、易于加餐、難于運化。且兼湯藥之補、無虛日、則濕熱必鬱于中宮、而爲痰涎矣。故飲食頓減、而多汗多寒、可或曰痰病食減、亦誠有之。若汗與寒、則安所解、曰人身捍衛之氣出于胃。胃既爲痰涎所閉、則捍衛之氣不能布皮毛、充腠理、而多汗多寒矣。先哲謂中脘有痰、令人多寒。脾濕不流、令人多汗、亦知之乎。其多汗而反用芪防者、以多汗而腠理

誰敢贊一詞

醫世相知殊不易得

開風氣乘虛來客必先去其風而汗始易收也其畏寒而反用黃連者以寒非虛寒乃濕熱生痰所致之寒濕熱清而寒自止也有此病用此藥何嘗不遵本草中之主治哉但不執其主治之名而從主治之本耳

昔王好古論人參曰肺熱用之則傷肺王節齋論人參曰陰虛血証忌服服之過多必不治余深味之皆千古不可移易之繩墨何後之妄議其非者紛然也是豈詞不足以發其理而人莫之解歟非也

有陽無陰四字人可深思

胃和成風耳熱心痼遂不復有揭其理而正其說者矣謂非吾道之一大不幸哉夫所謂肺熱者即陰虛之肺熱也所謂陰虛者即肺熱之陰虛也蓋肺熱謂陽獨盛陰虛謂陰獨虛陰獨虛則陰不足以化陽而火熾火熾則爍金而咳血咯血乾嗽聲嘶諸肺熱之證所從出矣此正有陽無陰之瘵病治當曲盡養陰之法以化陽而救熱遂用人參助其陽氣則肺愈熱而陰愈虛喘嗽痰血不愈甚乎此兩先生所以垂戒諄諄乃爾後人不察悉誤以

近有刪作敘論亦仿此口吻妄詆兩先生可笑

數千年每[illegible]之言一旦頭光

素問無陽則陰無以生之旨認作陰虛之病論則曰造化之理陰從乎陽凡陰虛者必皆用人參補陽而生陰又執朱丹溪虛火可補參耆之論暨張潔古人參補上焦元氣而瀉肺中火邪以及李東垣人參補元陽生陰血而瀉陰火諸論以爲凡是虛火肺火陰虛之火無不可用人參以補之遂悍然侈口而斥兩先生之非嗚呼何其不明者甚耶素問謂無陽則陰無以生論陽虛之病耳非所論于陰虛也其所論於陰虛者已自有無陰則陽無

以化之何與此彰彰較載于書冀[illegible]輩爲勿講乎一則因其無陽也治當補陽而生陰一則因其無陰而有陽也治當補陰以化陽耳明乎此則知其無陽者可以補陽而有陽者不可以補陽矣若以補陽氣不足之人參誤加於肺熱陰虛之病是有陽而又補其陽矣奚可哉若夫丹溪謂虛火可補謂其可補氣虛之虛火也非謂人參可補陰虛之虛火也氣屬陽有餘便是火不足而補火自退有餘而補火愈熾矣丹溪亦謂人參補上焦元氣而瀉

人

有此轉語
後氣足
[illegible]

肺中火邪者。亦指其補上焦元氣不足而瀉肺中火邪也。非謂人參能補陰血不足而瀉肺中火邪也。至東垣謂人參補元陽生陰血而瀉陰火亦由元陽之不足不能生陰以制火故補之非爲元陽之有餘也。不究其理而妄譏其非、不大謬哉、[illegible][illegible]
然則四物湯之加知柏、人參以治陰虛潮熱、[illegible][illegible]濟之用人參以治肺腎陰虛嗽血爲死方之用人參爲末雞子清調服以治上氣喘急咳血唾血、[illegible]大吐血後之不用血藥、以獨參湯補陽氣而生

陰血豈盡欺人者乎。曰、其咳嗽潮熱瘀血吐血等證、固不可不謂之陰虛。不謂之肺熱。其與兩先生之所謂陰虛謂肺熱者。則不同也。何也。兩先生之所謂陰虛謂肺熱者。謂陰獨虛而陽獨盛者也。者四物加人參等方。則是治陰虛、陽亦虛之候也。至于陰獨虛、而陽獨盛也。或曰陰與陽若權衡一虛則必一盛。豈有陰既虛而陽亦虛之理乎。曰。陰虛陽必盛、勢固然也。但陰之虛、必自漸而虛。陽之盛亦必自漸而盛。陽自漸而盛、僅可謂之陽漸盛

要緊叙

未可謂之陽獨盛也未可謂之陽獨衰雖謂之[illegible]亦虛亦可也蓋此時亦尚有可受補陽藥之餘地在故不得不用人參於補陰藥中以佐獨陰之不長不如是則陰無以生矣然用參者務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陽盛之淺深為增損如四物湯治陰虛潮熱[illegible][illegible]人參又加知柏為監制瓊玉膏治陰虛嗽血以[illegible]地黃為君而人參僅佐十五分之一亦皆衡量而施不敢多用以助陽之盛節齋先生後有過多[illegible]治一語良有苦心若至陰虛漸深陽盛亦漸深則

未有不並陰獨虛而陽獨盛者矣至此便是有陽無陰之癆病無論人參不敢多用即最少如瓊玉膏之法恐亦不無抱薪救火之虞矣甕花方者乃治元氣大虛脈來無力之咯血唾血者耳獨參湯者乃治卒然大吐血後氣敗神疲六脈幾絕所需陰竭而陽暴脫者耳更非所以治陰虛治肺熱也豈可遽執古方皆用人參遂指兩先生爲非哉若遽指兩先生爲非而設加人參以誤有陽無陰之証於非命俗流必視人參爲蛇蝎并視無陽則陰

無以生之言爲空言而凡遇陰虛陽亦虛之候盡畏人參而不敢前矣其爲禍於萬世蒼生寧有既耶

或問痢之初發吐之無度新產之昏暈大吐血之不止傷寒發熱不休腹中痞堅如石胸痺脹突如癥胃脘脹悶不能食氣喘痰升不得眠以至冷氣搶心狂言奔走坐臥不寧腹中按之硬痛大便不通之數証世皆執爲有餘之証而不敢用人參以補之者子獨於此數証之間屢用人參而屢獲驗衆

必問如是不知從何處得來

何謂哉曰此皆似有餘而實不足之證非真有餘也不用人參以補之則虛虛之禍曷可勝言曰何以知其似有餘而實不足也曰全憑乎脈而兼徵形色之榮枯呼吸之衰旺與手足而鼻之寒溫乃得之耳曰既憑乎脈其所現之証似有餘而所現之脈或不足猶可憑其脈而斷其虛若所現之証似有餘而所現之脈亦似乎其有餘者則將何所憑而斷其虛乎曰其所現之脈似乎有餘者非洪大則數極耳人見其脈之洪大遂謂有餘殊不知

脈雖洪大而以指按之必隨指而散不能與指相搏矣素問所謂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者此也至於數極之脈似爲有熱而不思有熱之數數而有叙無熱之數數而無倫無倫者言脈來之數極而至數不克整齊耳既得其脈而又以形色呼吸爭是而鼻之虛實而推測之則其似有餘而實不足之証自無可匿其情矣此時縱有大實大滿大熱之候豈可遽執醫者削之留者攻之升者降之熱者寒之之法而悞人於非命哉

世俗謂產後五日內不可用人參測其意恐瘀血之不行耳噫果瘀血之不行而謂不可用誠是矣設有行之不止以至昏眩無知六脈幾絕手足盡冷而爲血脫陽陷之候其亦可以不用乎竊恐此際即立投人參當歸急救之亦有不及濟者矣安問三日與不三日也今之病家醫家未經察究旣過產後但知有瘀血不行之可慮而不知有血脫陽陷之可危恒坐視人之死而不救可悼也夫

一巨家室五月而小產產不踰時而即血崩不止六

脉虛微神情昏倦此血欲脫而陽欲亾之候也予甚惶怖急以人參一兩肉桂二三錢不切而咀即注爐頭沸水急急煮飲以追既耗之元陽煮未半而室已運去更視之則六脉幾絕手足冷而通體淅淅汗矣予惶怖益甚忪取二大磁甌不待參沸煮令旋以一注參汁少許急持與飲復以一又煮少許急持與飲如此遞相持飲飲盡即脉起神甦手足溫而汗已收矣既而胸中作滿疑故于參予謂此非參故乃湯飲多而不能頓行故也須俟腹

中有汩汩行下聲自平耳未幾果然然其所以用參之不切而出而又以沸水急煑者何也恐稍緩不及濟事耳其注參汁于大甌而旋相少進者又何也恐參汁熱而驟難下咽轉致遲遲耳非有他也不如是則徒有救人之心而無救人之術與不救者何以異

甚哉成見之誤人也予昔治一女人難產後卽發熱不止汗甚多而語甚錯六脈洪大而虛且又坐臥靡寧五六晝夜曾不經一合眼一合眼此身不意

飄飄浮雲中。則明是一箇氣血大虧。以致虛陽亢上的証候。夫何以參朮歸耆丹皮童便及炒黑乾薑之類。屢進而屢不驗。且不止不驗。反增頭眩耳鳴。惡心懵雜。欲嘔不得嘔數証。則知其非氣血之大虧。乃痰涎之壅盛矣。遂更一方。半夏三錢。天麻二錢。茯苓橘紅豆仁厚朴黄連枳實各一錢。竹茹三錢。鐵銹水煎服。不二劑而氣爽神清。身涼脉靜矣。繼以人參大補脾丸。日進二服。以培胃中元氣。數日後。漸覺飲啖加餐。月餘全愈。然則予之所以

誤認爲氣血之虧者、執產後之虛、見于胸中、耳須知學者不可不虛其心而廣其識也

一士人于冬月患痢、晝夜幾百餘度、裏急後重、惡心不能食、腹中按之硬痛、六脉細數無倫、手足面鼻俱青冷、雖當初痢、卻屬陽虛、大非木香檳榔黃連大黃之所能治者、急煎人參一兩、桂附乾薑各半錢、不食頃已再進、竟不見有溫補之驗、續與倍加桂附者二劑、而後手足漸溫、惡心漸止、飲食亦漸進、特痢未之減耳、更以人參爲君之大補脾丸仍

小學亦知爻

加桂附，俾且晚服之，以扶胃氣，而加餐飲食。此治本之第一要圖也。半月來約服人參八九兩，附子三枚，脈始洪長有力，口燥渴而思飲冷。其始則陰經，則爲陽耳。仍以大黃、黃連、檳榔、芍藥之類，滌去腸中宿垢，後以加減參苓散作丸與之，保全元氣。

昔余外舅年七十時，先已熱病有年矣。後于除夕陡然病痢，痢次之頻，不可以數計。加之神昏不語，雙眸倦開，身發熱而面赤，氣奔迫而脈洪大。以虛歉想

如此高年、如此久病、如此脉証、豈可遽以常痢常法療之也哉、且察其所痢之勢甚頻而滑、又不見裏急後重、則明示以當補不當瀉之候、隨取人參蓮肉各一兩、砂仁一錢、不間晨夕濃煎灌之、至五日果得痢減神清身涼脉靜、并索食矣、自此日用補中益氣湯、加桂附少許、服至四十餘劑、始得飲啖神情俱如故、後幸終其天年、庚八十歲有奇而去、

一士人年三十餘、性偏窒滯而多房慾、忽于暑月、腸

胃堅結不行。腹中按之硬痛。且氣弱神疲不能食。其脉則遲細而虛。曾已快藥下者數四。予謂此元氣大虛不能運行所致。絕非有餘證。更用前藥請勿復敢見矣。遂遲衆以人參二錢。肉桂一錢。大棗五枚。不終朝而二劑。雖不覺有補助之功。然亦安妥而無忤。後以補中益氣湯人參加至四五錢。連服五六劑始克脉旺神昌。頻餐粥食。大便不攻自行。

一貴室婦。傷寒汗下後。脉洪大而熱不止。口不渴。脈

不滿身不畏寒熱只氣乏神疲昏迷似睡叫呼不能以語應衆醫咸聚有謂傷寒兼中痰者有謂是狐惑傷寒者有謂腹中尙有燥屎更須通利者有謂餘熱未清更須和解者予曰皆非也乃元氣之大虛也以人參五錢當歸三錢炒黑乾薑二錢五味子三十粒不間晨夕者七餘服果得身涼脈靜氣爽神清

偶得往來潮熱之候未可遽執爲外感風寒輒服發表之藥蓋其間亦或有元氣內損而然者一或少

細心詳察

仔詳處

差則险証立至多死少生當此之際務期反心自忖數日以前數日以後有無勞倦之傷有無飢餓之失有無房慾之非反復加詳庶不致爲醫藥所誤

吾鹽一高年紳止一子年三十餘素恃形氣強偉全不以醫是慎忽于癸未六月間因母壽觴賓客連日以致應酬勞頓遂發往來之熱頻乎外感渠宿與一醫交善即邀以治之醫値他適其徒代爲之視脈與羌活紫蘇防風等發散之藥一劑服後汗

大出而熱益不止。乃求治于余。余往視則形氣不減于平時。而其脈已細數無倫矣。嗚呼本屬內傷。又從大汗爲之。奈何。即取人參黃芪各五錢。附子肉桂各二錢。當歸三錢。浮小麥一撮。急煎俾飲。以冀其倖。不謂處劑方成。而渠師適至。則亦認爲外感。慨棄予藥。仍以前湯表之。汗更大出不止。會不移時。絕不見有纖毫脈矣。深夜而斃。須知膏粱子弟。外實內虛。不可拘其氣盛形偉。遽恃之爲大忤也。

服术病而脾先病與[illegible]傷也

昔予一故人賦性沉滯思慮偏多年至四十有六始生一子又値留都亾之次年抑鬱之懷勢必倍于曩昔則真氣內傷非伊朝夕也則炎忽當暑月後因時變奔馳失調飢飽隨病往來寒熱一似瘧焉時予逝跡山中鬪閙都存不得與之候延一醫以爲瘧客而以羌活防風柴胡葛根等類汗之更於醫以爲食滯而又以枳殼山查陳皮厚朴等類瀉之若飲食則絕然不與病日增而體日困偶予入邑聞之急趨候而已身汗如淋而脈盡脫莫之挽

矣。俯念及此，深爲痛心。

一孝廉，往爲諸生時，以遷居縈擾。旦暮爲勞，且亦兼有少年事，內傷元氣，業已久之，而于秋盡冬來，忽發日晡之熱，渠頗自負知醫，恬不以意，予爲診之，則六脉已虛，疾無倫，殊爲可駭。渠時見予，有畏難色，反笑而迂之曰：某於耳，安足慮。予曰：勞且隨劇，傷以於天門處一湯，以人參五錢，桂附歸术各二錢，囑因怠怠茲飲，差可無庸。渠猶泄泄，未之遽信，背不務，時輒汗流如洗，手足冷而目眩，神疲就枕，

實爲可頌

其心救人如此較之世俗名醫者不啻天壤

殊投

不能術諸矣始信予言之不謬急以前湯進服五六劑人參加至一兩餘勢乃定于是自家而族而親友僉相頌曰功莫大矣感何如之予曰未也三日內無變証方爲佳兆衆疑而問其故予曰脉尚幾幾欲絕耳越日更往視則脉狀仍然而汗後以時至予心憂甚即止宿于渠家不避晨夜以猛圖事之必濟旋用人參一兩附子半枚另用黃耆二兩煮湯煮之如此大劑不須臾而二進汗竟不止三進亦不止至四進猶彼不止時參已竭而漏鼓

可見胃氣便是元氣

尋為天相何假手乎不生

已三沉矣家居郊垌無參可市爲之奈何不得已復以煮過人參四兩曬而味之則亦尚有餘性即令煮汁以濟權時之竭卒至子後陽生之分補力方到而胃氣方回得啖糜粥二甌肉食數箸而汗始止脈亦有此有叙不至虛疾無倫矣遲明急市人參以繼之後全愈四踰年得舉鄉試時有聞其捷音者擬予手而言曰某貴矣必憶當年用藥人也予曰今日可貴昔日自然天相于裴生乎奚有開者曰某鄙人也幾以陋俗者陋子矣

日月中天

此竹坡行福之法也

長病與高年病大要在保全胃氣保全胃氣在食不在藥萬不可專攻于藥致妨于食倘其人所能食時所當食寧可因食而廢藥不可因藥而廢食

人當病愈後胃氣必虛固不可恣情口吻尤不可小心太過絕口不沾肉味或曰本草謂豬肉助火生痰發風動氣于人有損無益予何出此言也予曰人以血氣成軀虛則當以血氣之味爲補助此固自然之至理岐伯所以有肉爲胃藥之稱孟氏所以有非肉不飽之論也朝與夕親習以成性雖有

附狀人 畀

助火生痰發風動氣之害亦與之俱化矣予有一譬焉譬之藥中之大黃非所稱有損無益者乎而或乖生其間則必不能離大黃以爲命設取而飼之人參白朮之中其乖反不得所而死矣此各隨其質之所由生性之所由習並染論物味之損與益哉又如污泥糞壤雖不以爲穢惡之物唾而遠也其間或生乖焉則亦必藉污泥糞壤以爲命矣飼憐而愛之者將畜之于清谿洌淵之中其爲乖也得更有踰時之命乎由此推之則猶肉之于人

從脉不從證者此也

有大益有大害

未嘗有損而無益也

敝川一族人子傷寒旬日後身熱不止形氣衰疲語言低怯頗近危國及脉之則兩手皆平一似無所病者隨詢之曰腹中飢否曰飢甚急取糜粥一碗與之食便覺神情甦若有生趣矣頃之復思雞子食卽以雞子二枚攪勻和水熟而食之更覺神情愉悅語言多力矣未幾聞有肉絲與筍菜調羹香美欲食遂婢問余余沉思良久曰食亦不礙隨與肉絲羹碗許一啖而盡半日間神情頓爲清徹并

記好訣許

趣他

時勢使然

不知其謬之于何而解矣時渠尊老自山中請卜而歸張皇殊甚求交斯輒問予曰此兒可得復生乎予故戲之曰不能曰是則奈何不識尚可用藥否曰頃已三劑矣一粥二雞子三肉絲羹渠老不覺驚喜交集撫予肩背而大聲曰是何治法曰無他病已去胃已虛所少者食物耳何必藥薑三片棗二枚服不拘時渣再煎[illegible]

傷寒初起時則畏寒喜熱數日後寒邪傳裏變爲熱邪不畏寒反畏熱矣此際慎勿偏門塞牖避[illegible]多

衆。以。助。其。勢。倘。更。良。熱。之。甚。渴。欲。飲。水。躁。欲。裸。形。亦。便。當。權。將。任。性。勿。得。過。爲。拘。忌。不。止。傷。寒。爲。然。凡。雜。病。有。餘。之。熱。法。亦。同。之。

傷寒熱極狂躁。渴欲飲冷。而以楡藕瓜梨之類。及新汲井水涼而解之者。先賢之立法也。世人不曉。謂是予之臆說而不敢用。其爲快也。可勝言哉。類編所載。程元章夫婦皆嗜鱉。二婢日主烹飪。不適口。卽撻之。偶一日得一鱉頗肥大。夫婦以是充其嗜。喜甚。婢操刀欲屠。忽不忍其伸縮。乃釋縛而置之

後園池中、夫婦以鱉失、怒而重撻、越二年、婢患熱病、皆腫幾死、遂移棄後園池亭以待盡、不謂天未曉、後宅有扣扉聲、衆疑爲鬼、婢曰、是某耳、啓之果然、衆驚問其故、對曰、夜將半、彷彿一黑物、濟濕泥淋草、循撥過身、頓覺肢體清涼、百苦盡脫、始知獨臥亭子上、夫婦異甚、逆恭復使往効所爲而潛伺之、見一大鱉、負水藻泥淋自池中出、夫婦不省所以、婢遂實以往事告、急涸其池、果得一鱉、已倍大于昔矣、尾後穿竅猶存、仰遣使送至深淵、自

此夫婦感悟永不食鱉嗚呼一水族之微而亦識熱者寒之之法不亦深可慨哉

傷寒本是陽証若至日久不痊須防陰証蓋傷寒日久元氣已虛更或寒涼與汗下之藥太過則元氣之虛益甚陽証變陰恒有之耳其脉則洪數無根或斷續不整與細疾無倫欠手足則乍溫乍冷或手足未冷而鼻端先冷此時縱有躁渴狂譫舌胎便結等熱証不可更用涼藥矣急當以桂附參耆酌微甚而溫補之溫補之後倘或復見陽証陽脉

者不妨仍用陽証之藥

煮藥用水天泉爲上山水次之河水又次之至于井水則陽和微而陰濁勝非病所堪雖傷暑傷寒之熱極宜新汲而飲之彼城市中人日用井水而不淤害者習之熟也若有病則又是不用井水爲是

張子和曰余昔訪靈臺間太史見銅壺之漏水爲太史召司水者曰此水已三環週水滑則漏迅漏迅則刻差當易新水余劃然悟曰天下之水用之滅火則同濡槁則同至于性從地變質與物遷未嘗

悶焉故蜀江濯錦則鮮濟源烹楮則潔南陽之潭漸于菊其人多壽遼東之澗通于蔘其人多髮晉之山産礬石泉可愈痘戎之麓伏硫黃湯可浴瘍又如冰水咽而霍亂息流水飲而癃閉通雪水洗目而赤退鹹水濯肌而瘡乾千派萬種言不容盡至于井之水一也尚數名焉及酌而傾曰倒流出甃未放曰無根無時初出曰新汲將旦首出曰井華一井之水而功用不同豈烹煮之間將行藥勢獨不擇夫水哉用水者其熟察之

煑藥之法取味者火宜緩取氣者火宜速若遇倉卒之病則不論取氣取味皆宜速緩則病邪滋變蔓難圖也余每到病勢危篤之家未診視先令急煑水診視竣水即湯湯矣取藥煑之差可濟急

世俗服藥之弊有六有食已而即藥者有藥已而即恣飲茶湯者有藥食雜進而恬不之忌者有幾服此醫之藥而旋以彼醫之藥繼之者有明受此醫之藥而陰則服彼醫之藥不肯明言以欺人者吏有苦于服藥所授湯丸必潛傾廢中外侍人又為

此乃世道莫病家不知醫家亦鄭國鈺

互隱而無可稽察者。病或偶減。固無論已。設或偶增。咎將安歸。

病中固宜節食。尤宜節飲。食傷人所易知。飲傷人都不覺。不惟茶湯漿酒以及冰泉瓜果之傷。謂之傷飲。即服藥過多。亦謂之傷飲。其見証也。輕則腹滿腸鳴。爲嘔爲吐。重則腹急如鼓。爲喘爲呃。甚則緊閉牙關。涎流口角。昏憒不醒人事。狀類中風。患此証者。滔滔皆是。或未有識。不得不爲來者言之。

世俗謂病瘧之人。忌茶忌藥。不則令人中滿。余深味

病無他是黃涎水聚于宮胃家不如從用之藥

之亦甚有理特詞未之達耳所謂忌茶者非忌茶也忌茶湯也謂病瘧之人茶湯不可過飲也忌藥者非忌藥也忌湯藥也謂病瘧之人湯藥不可恣投也蓋病瘧之人中宮多濕若更過飲茶湯恣投湯藥則以濕助濕矣鮮有不敗脾元而成中滿之候者姚謂恒言無補于世哉

脾

胃者養生家第一要具也不可使之熱生物熱冷物軟硬物雖然竟是有食生而不見爲生所積食冷而不見爲冷所凝食硬而不見爲硬所礙者此

今人皆從而其末而不治其本所以十病九死

皆遲脾胃強旺之勢于一時實不足爲養生訓也

槩

凡胸腹中有痰有飲有積有痞或脹或痛或酸或嘈或吐或瀉一二症時止時作經年不痊者急須猛意以圖全愈毋俟他日別病相加掣肘莫措然其所治之法則灼艾先而藥石次蓋灼艾治病與藥石不同藥石固能治病久之必動腸胃妨飲食而壞元氣灼艾則不惟能治病并不動腸胃妨飲食以致壞元氣耳嗟嗟世之人喜藥石而惡灼艾者多矣而抑知灼艾之爲功遠踰草根木皮萬萬

病從口入故謝也

合心氣治之

也。

灼艾後。雖節飲食三字。爲首務。不可饕餮厚味。致傷胃氣。今之人。一經灼艾。便以食不勝人爲憂。其始也。胃氣未傷。猶能勉力喫嚼。數日後胃氣被傷。卽脹滿而不能食。不瀉則吐。不吐則瘧與痢所從出矣。且更不思自貽伊戚。而猶咎施艾者之無功。良可笑也。良可悲也。

虛勞病。雖于初起時。急急早灸膏肓等穴。爲上策。外此則絕房室。息妄想。戒惱怒。愼起居。節飲食。以助

亦勞證治敢言了徹未有能出其右者

大破俗人之迷

火攻之不逮。一或稍遲。脈旋增數。雖有良工。勿克爲已。蓋可久曰勞。證最爲難治。當治于微病之初。莫治于已病之後。深有旨也。至夫藥餌。則貴專而少。不貴泛而多。萬不可設聽名流。積月窮年。不撤潤肺滋陰之藥。潤肺滋陰之藥。擅名固美。藥禍極深。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世俗謬以遍身刺痛爲鬼箭打。不知此病乃是濕痰與氣。交滯而成。滯于腰則腰痛。滯于背則背痛。滯于胸脇。則胸脇痛。豈有鬼箭之理哉。治當破氣而

兼燥濕消痰之藥痛無不止今世俗有以針挑揹擦而痛亦能止之者御合此破氣行滯之一法未可遽指爲非也唯是草藥油酒與穢惡不堪之異味害人不淺耳胃之強者間可倖生胃之弱者卒無一人免于死痛哉

凡胃氣不足之人斷不可誤服草頭藥汁草頭藥汁最能傷胃胃氣虛者服之必死縱或不死胃氣終難完復且更是有草類相似收採不真誤中殺人之禍于頃刻間而莫之救者矣歷有明驗言之慘

人
紹興有僧名希賜者、從客舟、自番禺至、舟中有士人、携一僕、病脚弱不能行、僧憫之曰、吾有一藥能治、効如影响、餌之而瘥者、不可勝計、僧時賽廟、歡頗醉、仰入山採藥、遽投酒中、授病者服之、方入口、輒呻吟云、腸胃痛極、如刀割截、遲明死、士隨以咎僧、僧曰、安有此事、即取昨夕所餘藥、自投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由山中多斷腸草。人食之即死。僧之所採。想爲根莖所纒結。因醉。不之擇。是以及于禍。

信知草藥。不可輕服也。

一人年已望六。熟病半載矣。飲食少進。體中倦怠。怒患黃疸証。有授以草頭藥汁。連服三日。疸未除。面吐瀉交作矣。遂致絕粒。卒至不救。遵生者鑒之。習

凡瀉病。痢病。虫病。疳病。水病。酒病。疸病。于初愈時。斷不可驟服滋補之藥。蓋此數病。以濕熱為原。滋補之藥。乃助濕熱之尤者。驟爾服之。鮮不致害。

昔當湖一孝廉。與予通家世誼也。其為人偏滯而多思。並無疾而恒戚戚。偶于甲午秋初。忽病瘧。後雖

如此美名之藥安忍棄今

全愈用飯未能焐胃則脾尚虛而濕未清也會值余東北上有一醫製以天王補心丹數斤爲噓奈一往舟中餌無虛日未中途漸覺胸膈有礙飲食後以日退全不察其藥之有爲害也仍日餌之無[illegible]閒人茶而疸病復作遊歸而形容枯槁僅存皮[illegible]其腹脹然按之若石始則爲疸繼則爲鼓也皆[illegible]虛坐濕之所從出也招予往治眞氣已衰敗無餘無可着手處矣越旬湯飲俱絕而死此亦誤投滋補之一驗也

昔一好補者于暑月暴瀉服蒼朮厚朴澤瀉猪苓黃
連砂仁等藥二劑業已愈後唯節飲節食以全胃
氣可耳不必更事藥也好補者以爲既瀉之後元
氣必虛輙用人參白朮甘草黃耆米仁山藥之類
一服頓爾脇中滿悶大便窒澁不通且三四日不
能飲與食乃就質于予予曰暴瀉初安濕邪未盡
遽投大補之藥是齎盜糧養寇兵矣奚怪其爲梗
也即取蒼朮爲君佐以枳實厚朴澤瀉陳皮砂仁
半夏木香山查之屬作丸俾服而痊語云病去勿

得矣加攻補良有至理

凡近產不可祈占問卜聽彼巫覡之徒乘機哄嚇以吉爲凶當何禱神當何求佛致使孕者疑恐懼萦想多成危境真氣反因鬱結而不舒臨產之際不難產亦自難產矣患此眹者急用人參白朮當歸川芎砂仁枳殼蘇梗大腹皮之類日煎服之以舒暢氣而扶真氣

人但知臨產可危而不知既產尤可危人但知難產可危而不知易產尤可危人但知病產可危而不

人川芎血而日養氣須此等藥方爲

知健產尤可危是何也臨產難產病產在勢為逆逆則人人皆懼懼則心怯就持未或有失既產易產健產在勢為順順則人人皆忽忽則心恒懈弛反致多虞呂氏曰懼者福之門忽者禍之源理固然也

姙婦調攝之要單在養氣養氣即是養力能養其力則產固不難亦更無他病其養氣之法勿過勞勿過逸勿過飢勿過飽更勿得為憂為悲為驚為恐與怒而後以參朮芎歸砂仁枳殼之類補助之則

其氣自能充塞流行于身而不息有何產之足慮而病之足慮也若不知此養氣之法而過勞則氣爲之耗過逸則氣爲之滯過飢則氣爲之衰過飽則氣爲之閉更若憂焉則氣結悲焉則氣消驚焉則氣亂恐焉則氣下怒焉則氣逆矣又何產之不足慮而病之不足慮也

最險是橫生逆產此皆少不經事用力太早之誤蓋兒在母腹未產時頭則向上迨將產勢必轉身覓路而生頭乃向下若兒身方轉頭未向下竟被產

妄字大可味

母用力一逼兒將錯路無門不橫生便逆產矣其轉身時痛楚難忍只宜寬心少待待兒轉身旣定頭已向下腰痛如刀割截方可用力至期須得請事穩婆與老成人待奉庶不誤事

臨產勿得妄用催生藥催生藥者因產之難而設也產若不難催必反害孕婦臨月常有試月與弄胎兩候其候似乎即產忽不踰時而胎復安焉如故更越旬餘或二旬始得正產倘不加察妄意催之禍旋踵矣余于臨產止用獨參湯佛手散益母膏

產固宜不產亦無不宜也

凡勞心與勞力之人須將偷閒調息以保旣耗之元氣益氣根于息息調則氣調氣調則一身之中無不流通四達而百脉安和神情清泰雖勞不甚苦人矣調息之法端默靜坐謝境澄心口目俱閉止于鼻中徐呼徐吸任我自然勿得作意思爲着力太重反使本來不息之眞窒而不利

讀書家必習養生法能習養生法不唯于身利更于心利舉其要莫先于少睡少睡則神靈神靈則氣

爽氣爽神靈對心自然交利身然漸輕老工有古靜而勿躁一也疎遠房室二也常收此心于腔子中三也深夜勿寐勿餓四也行住坐臥不忘調息想五也每日將晡神氣昏濁輒偷閑一憩六也六者行之日久不自知其惺惺少寐矣善讀書者幸勿以此爲迂

凡用補藥必兼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譬之滌衣先除垢膩而後粉飾可加耳若純事補而不知邪氣之當瀉補必爲害

中醫之道一易而定

無病時之脉各有不同或偏洪大而浮者或偏細小而沉者或偏有力而數者或偏無力而遲者此各本來所賦使然非關病也必于平時預與善診者審究詳明熟識本來脉狀庶有病之時易爲推測而無認彼作此之誤

瀉病無他治寧餓毋飽是其治也諺云肚瀉無[illegible]餓到日跕西言雖俚鄙切中病情不可不爲之言夜然可戒而不可犯者有五一酒二晚餐三暢飲四生冷五油膩腥羶戒之而瀉不愈者未之有也

然之而瀉得愈者未之有也

病之加於小愈者因小愈而放其心也天下事處逆者恒多易處順者反多難病當未愈而求愈時欲不得遂志不敢肆凡語言動止饑飽寒溫以及情性喜怒之間無不小心翼翼自然逆可爲順不期愈而愈而不愈者鮮矣愈則此心不覺康強自慰保養漸疎恣口吻也爽寒溫也多語言也費營慮也近房室也順情性而煩惱也廣應酬而不自知爲勞且傷也有謂病不反加於此者無之矣因憶孟夫

前此未有之論

引証詳明

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說信不可不書紳而銘座右也

人咸謂神昏之病原於心心清神乃清愚謂神昏之病原於胃胃清神乃清或疑神藏於心於胃何與曰藏神者心而攝神者氣氣出於胃胃氣不清則不能攝神歸舍而心神之昏昧也必矣予如不信不觀醉酒之人乎醉酒遂人醉胃亦醉心也何以神昏而語言錯亂也亦不觀飽食之人乎飽食之人飽胃不飽心也何以神昏而頹然欲寐也不觀夫

涎壅塞之病乎痰涎壅塞之病病於胃未嘗病於心何以神昏而瞑眩無知若中狀也不觀陽明內實之病乎陽明內實之病病於胃未嘗病於心何以神昏而躁妄狂譫如祟憑也或乃爲之憮然曰命之矣

凡有以問疾來者勿徘與之相接一人相接勢必人人相接多費語言以耗神氣心所契者又因契而忘倦心所惛者又因惛而生嗔甚或坐盈一室競趣談風縱不耐煩又不敢直辭以去嗟嗟有病之

人亦克幾何而堪若此恐不終朝而病已增劇矣然此猶爲害之小者耳更有一等搖唇鼓舌好事生非病者一或輕聽必致惱怒塡胸不知自愛而其爲害又不可言智者于此休將性命做人情

病中但可安分調攝不可偏信師巫殺害生命不唯損貲造業更使心志狐疑溺情鬼箴而切身珍愛之圖反置勿問愚孰甚焉

病人臥榻不可薦以茵褥致使隱寒犯背襲傷五藏之陽變證增邪莫此爲甚仙經曰背以陽爲主而

也頗忽而不察所以夭折者多耳

無上至五亦無上五本

五藏之俞穴道焉一被寒侵則寒氣緣俞入藏而藏寒藏寒則陰盛陰盛則陽衰陽衰則轉輸遲滯傳送乖違氣血亦爲之損敗輕病必重重病必至于死矣可不慎乎不特病時不可即平時亦是不可

有

有病素不服藥者不爲無見但須知得病從何來當從何去便是藥耳如饑則食食即藥也不饑則不食不食即藥也渴則飲飲即藥也不渴則不飲不飲即藥也惡風知傷風避風便是藥惡酒知傷

庸妄安知此理

酒戒酒便是藥逸可以治勞靜可以治躁處陰以御暑就燠以勝寒衰于精者寡以慾耗于氣者守以默怯于神者絕以思無非對病藥也人唯不自知耳

崩漏與腸風日久鮮有不至脾胃慾和飲食無味而發腫發黃者一見此証便當從脾虛不能攝血歸元爲治萬不可仍執血分之病而用血分之藥此說最有詳論似毋庸贅但恐成心不化者既欲補脾而復拖泥帶水又兼補血之藥于補脾之中不

不可作人參白朮之滯而用佐山藥扁豆防參之滯其消藥性之妙者也

得不發耳。既補其脾。又補其血。在飲食未至減嘗者。猶可。若飲食大減。又加惡心嘔吐。而胸滿不舒者。不將速其死乎。法當常用參苓白朮散。少加燥濕寬中之屬。以佐山藥扁豆蓮肉米仁之滯。有熱加黃連。有寒加桂附。飲食少進者。先服大補脾丸。元氣下陷者。兼用補中益氣。未有不瘳者也。

飲食何以能養人也。由脾胃之運化。非飲食所能也。藥餌何以能治病也。亦緣脾胃之運化。非藥餌所能也。然則脾胃何以能運化飲食與藥餌也。實由

水火二氣又非脾胃所能也有司命之貴者其參之

人當臥病務須常存退步心心能退步則方寸之間可使天寬地曠世情俗味必不致過戀于心縱有病焉可計日而起矣不則今日當歸芍藥明日甘草人參是以江河塡漏巵雖多無益也先儒有言予臥病時常于胸前多書死字每書數過頓覺此心寂然不動萬念俱灰四大幾非我有又何病之足慮哉雖然此惟可與達者言也

不作

此等人何有啓

縉紳子年三十餘襲固饒裕良田又幾二十頃且已有子亦可謂無不如意者矣後忽心志改常二六時中無刻不呑嗟太息愁怨不勝如此者四五年遂患驚悸怔忡恍惚不得寐等証遠近醫家延之迨遍有安神者有養血者有補氣生精者有消痰與降火者備餌弱劇卒至如迷如昧如癲如狂搥胸嚙舌而死究其病所從來則爲數年前訟費千餘金可吩呵如此富家但知有身外之微而不知有性命之大縱可憐不足惜也世間類是者頗

衆因誌之以爲後鑑

羅

先生曰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捷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其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寔包太虛其齒雖近壯爽而其眞不滅童稺每讀一過頓開無限心胸勝服百劑清涼散也

鄒

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還晉佗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聵如夢或發譫語有時

所謂心病心藥醫也

不作無興平時或曰眞空寺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于煩惱生于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跟前可以順應若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日後富貴榮華皆如所願或期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子孫登榮以繼書香與夫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

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亦原于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勞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

心火不致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欲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昔汪石山治一婦年三十餘形瘦而色黃忽患狂病語言譫妄披髮裸形不知羞惡衆皆以爲心風有欲吐以痰藥有欲飲以黃消不之決汪診其脈澀而濡因此蓋緣忍飢勞倦致傷胃氣而然耳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飢過

有一與此同証者竟使人熬飲之而愈

此其予以心樂境非以境樂心也

勞胃傷而火動矣發心脾者延及於心脾也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與脾所藏之意皆擾亂無依而病狂矣內傷發狂陽明虛也法當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數日愈

予自來歷境多艱而此心則未嘗不樂天生我為人非樂何身有宿疾不敢恣嗜慾適足養生非樂何交有良朋日聆格言莊語頗知敬畏非樂何性偏疎嬾省卻營營苟苟此身常覺自在非樂何雖無厚望在人不見斥於有道非樂何不讀書亦時得

往往有此三種人

節字看得好

會心語不坐禪亦時得見自性非樂何世固有日處樂而不知樂有日處樂而反不樂有日處樂而不安其樂必置身於不樂吾不知其解矣

偶

予乙未春百疾并乘臥榻不起者累月深悔平時少一節字已而思之節字該得廣豈止關於疾哉凡家居日用以及交與應酬語默動止之間隨時隨處無一不因節而得不因不節而失者也然節者中也正先儒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設當止焉而勿止非節矣設當行

焉而違止亦非節矣雖深於中道者乃可與言
舉世診脈祗用簡篇爲藝手之具不思簡篇所載悉
聖賢經傳昭垂萬古至尊至貴豈可輕爲借用甚
且褻之于牀第之間汚之以穢惡之手有人心者
安乎否也習以成風竟無覺者惟予友錢商隱一
人深以是嚴更欲以是嚴天下因命予筆之以廣
其勸是亦與敬惜字紙者同旨也幸勿見迂爲望

居安思危延醫思變保身之日要

人情世態大抵如斯

裴子言醫卷之四

鹽官裴一中著　男裴掄徵飛　較正

同邑劉宗旭閱　孫　晉颺校三訂

擇醫療病，不在臨時，而在平日。能于平日知得深信得確，則臨病相延，不患不濟事也。今夫世之擇醫者，在平日則恬不經心，及有病即手忙脚亂，妄聽妄從，有謂此良，遂延此，此者，有謂彼良，更延彼，彼者，甚至道途之人，絕不曉醫為何事，而或徇其舉薦之情，無一不可延之者，幸而愈以為得人，不愈則曰

疾既已劇，無可奈何，其下泉而不悔矣。愚者不足怪，智者亦比比如之，可勝悼歎。

醫家之誤人有六：有學無識，一也；有識無膽，二也；知常不知變，三也；意有他屬，四也；心煩冗沓時，五也；偶値精神疲倦，六也。為醫者不可不深加自省也。

至有一等重惜名譽，知有生機而袖手；更有一等中懷勢利，因貴賤貧富而岐心；甚有一等未經明理，強作知醫，而率意妄投湯劑，以致誤彼蒼生者，又不可與醫類同日而語也。

有問者必善學

昔胡孝轅先生深痛醫道之衰、忽不自覺其失、歎曰、善醫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學者斯可矣。予曰善學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自此三十有年來。絕不見一善問者。

徐東皐云、古醫十四科、而今亾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自宋元以來、止有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小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針灸科、次眼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次祝由科、國朝亦

唯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矣李東垣先生著脾胃論極其精詳但不言十四科之缺不知其得舊本而加巳意抑盡爲創著而得上古之同然歟是誠醫道之大幸也

凡本病中有兼胸腹不利飲食少餐與噁心嘈雜嘔吐痞悶作痛作脹作瀉一二症者便是脾胃有病當先調治脾胃而後用本病之藥亦不必用本病之藥而本病亦自能因脾胃之愈而與之俱愈者即或本病之勢不容緩不得不舍脾胃而先治

命關頭

言名言

之者亦勿得終置脾胃於罔聞也何也脾胃者元氣轉輸之關也宜行不宜滯一有滯元氣即不克轉輸藥石亦因以滯而不化不能取驗矣東垣所謂非藥之不能治病也元氣之不行藥力也此固人身中自然之至理知之則能令人生不知則未有不致人於死者以故本刻中不避重複之嫌每嘵嘵不已惜乎世都不明此理每聞予言輒掩耳而走曰此老生常談耳及察其臨証所施之法所栽之方則又似絕不知老生常談者見寒病雖知

有治寒之藥而已矣見熱病惟知有治熱之藥而已矣見血病氣病唯知有治血治氣之藥而已矣全不計及脾胃之有病不病也即或有能計及者亦不過述前人所謂脾胃爲一身之主而以白术參苓山藥薏苡仁之類加減於治寒治熱治血治氣之藥中而已矣更有他乎噫嘻此皆不知調治脾胃之法之不易易故耳調治脾胃之法有從主不從客者有從客不從主者有徐攻之而先補之者有欲補之而先攻之者有補多而瀉少者有補

少而瀉多者有舍湯就丸而變丸爲散者有旦同夕異而旦異夕同者又自有勿藥而愈節飲而愈灼艾而愈專事適口之味而愈者不可以成見拘占方執與語言盡也何以謂之從主不從客昔一人腸胃堅結大便不行客邪其實矣余見其形瘠而脈逆知爲中氣虛寒之候專以參歸薑桂連服五六日絕不行結而結自行又一人腸血與寒熱胳都舍脾而藏洛余診之關獨沉而惡心不知味則知其積飲傷脾致生寒熱并不能攝血歸經耳

與之逐飲扶脾而諸証咸失案若此者即從主不從客之調治脾胃法也何以謂之從客不從主昔一人脾泄經年補之澀之從無驗脈來滑以洪脇間脹欲嘔此痰火客於中宮與水穀混淆而作泄治以橘半苓連燥濕清痰火諸藥而泄自止又一人卒倒無知六脈幾絕眾皆謝以症極危細審則胃中大滿而且堅此由食物之傷氣閉不行所致急投破氣攻堅之藥頓覺脈從而神甦案若此者即從客不從主之調治脾胃法也何以謂之欲攻

而先補如一人痞滿鬱塞不能食在法似宜攻消六脈皆衰形色疲而不澤先用補中益氣湯五六劑俟其脈旺神強而後繼之消伐始克無虞又一人滯下初成勢難驟補卻見其手足厥冷脈數無倫而為元陽之虛極急煎參薑桂附等藥疊進之後覺脈有序而肢體溫煖行通利而獲療如此之類皆欲攻先補之謂治脾胃法也何以謂之欲補而先攻如老婦胎病日久似宜從補不意腹中痰滯而脈實尚在可攻不可補之候余即乘其可

而攻之。攻後痢即減。隨進人參大補脾丸以培胎氣。又一婦崩暈交發。百藥不瘥。其脈甚沉滑而腰中實且堅。此食滯於脾。脾虛氣弱。崩暈無從施救耳。旋用導滯丸導其滯。崩暈頓止。續與參苓散而瘥。如此之類。皆欲補先攻之。調治脾胃法也。所謂補多而瀉少者。邪已去而胃已清。胸膈無膩凝之患。飲啖漸可通耳。補少而瀉多者。邪雖去而胃未清。胸膈尚多膩。礙未便加餐耳。食湯就丸者。胃虛有濕。不敢恣投湯藥。輒傷胃氣耳。變丸爲散者。丸

緩而散速使藥力易行而胃易清耳且同乆異旦異乆同者因藏府殊途虛實交併一藥不能獨治耳勿藥而愈者服藥過多胃氣爲藥所傷勿得更加攻補耳節飲而愈者飲聚胸中不能思食耳灼艾而愈者病根深固多藥必妨腸胃必藉火攻而後驗可瘳耳專事適口之味而愈者胃氣久虛非味莫之起耳語云口滋味而百節隨亦養正邪自除之義耳經恭此但言其調治脾胃中之脾胃病有如此而五臟之中各有脾胃病之說又不可不

察也。東垣曰：五藏生化之源在脾胃，虛則五藏之邪不一而集。如人右關脈緩而弱，脾胃之本脈也；食少肌虛，惡心嘔吐，嘈雜吞酸，作瀉作脹，脾胃之本病也。而或兼見弦急弦長之脈，與肋滿筋攣諸風掉眩、寒熱往來諸證者，乃肝之脾胃病也。而或兼見洪數洪散之脈，與煩躁肌熱、口苦面紅、怔忡驚悸、盜汗自汗諸證者，乃心之脾胃病也。而或兼見浮短浮濇之脈，與喘哮咳嗽、喉癢咽疼、皮膚皺裂諸證者，乃肺之脾胃病也。而或兼見沉微沉細

之脈與足軟腰疼骨蒸盜汗遺溺遺精諸証者乃腎之脾胃病也又當各隨所兼脈証而調治之不可泥定脾胃之病只在脾胃之中而不博考週詳以知其偏如頭眩耳鳴之用半夏白朮天麻湯脾弱經絡往來寒熱之用逍遙散者非即肝之脾胃病乎思慮傷脾以致怔忡驚悸之用歸脾湯食少肌虛不得寐之用辰砂遠志丸者非即心之脾胃病乎唾咯痰涎胸膈不利之用潤下丸二陳湯脾虛咳嗽之用健脾清肺丸者非即肺之脾胃病乎

泄瀉之用四神丸，脾虛之用八味丸，水氣日久之用金匱腎氣丸者，非即腎之脾胃病乎。人自不察耳。雖不察，所以但知調治脾胃，而不知調治脾胃有如此之微，如此之費，如此之難耳。嗚呼，如此之微，如此之費，如此之難，有淺陋拘閡者所克窺其淆離哉。毋惑乎老生常談之不得開掩耳而走也。吾因是而深有望焉，爲乎望望天下同志之人，無一不惕然於生死之關，而猛然於脾胃淵源之學，吾道其幸乎，蒼生其幸乎。

莫謂產後之熱無實熱而不知有寒涼也莫謂實熱之熱終實熱而不知有溫補也有一婦產僅五辰稍發熱之候手揚足擲譫妄欲狂大渴思冷飲而脈數且洪余以產後氣血兩虧縱多熱証不可遽用寒藥止取生地黃爲君當歸爲臣柴胡玄參牡丹皮爲佐炒黑乾薑爲從治而兼引用更加童子小便以襄清熱之功宜其嘗矣不謂一飲猶是再飲猶是加人參一錢飲之亦猶是後細審脈加旺而諸証悉有餘雖爲實熱改用大參白虎及黃連

解毒等湯五六劑并啖梨橘寒泉諸凉快之味而熱始解若執産後之熱無實熱其不失者幾希矣一少年子病傷寒始則身熱頭疼畏寒脈浮數醫從而汗之表已罷而傳及裏不畏寒反畏熱躁渴狂譫不得卧六脈數而洪實熱無疑矣夫何以凉藥攻之而熱益以劇不止熱劇而脈亦益以數一息之間幾近八至且至勢之來踴躍不整一似趨不旋踵而將蹶者蓋由真氣之虛不克管束脈道而然此是不足之數非真有餘熱也即以人參三

諺云若要兒安受些饑

錢煎沐入童便一盃飲之脈勢漸退而熱亦少解更以人參麥冬五味煎飲數劑而愈若既傷寒傳裏之實熱爲終實熱其不夭者幾希矣噫可不愼哉

或問富家之養子恒柔脆而多疾貧家之養子每堅强而寡病伊何說也裴子曰貧家有暗合養子之道與富家異耳何謂貧家有暗合養子之道與富家異蓋小兒受病有五一曰煖小兒質稟純陽而火偏勝保護無容過煖禮曰童子不衣裘裳此其

真寒此有至理在

之猶厥致

義也富家之子一出母胎即蒙頭裹足藏之加以襁衾重幕稍長則未寒先寒疊加絨纊更日置之于火炕其未足之陰積熱諸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薄被單衣隨地而擲雖不無風冷交侵動人憫念而不知正得抑陽扶陰之至理與富家異其略合養子之道一二曰飽人身腸胃以清虛為和順在小兒則尤要小兒腸胃柔脆受盛無多且不自知飢飽旋與旋啖而富有之家則又脂味充盈易恣情而多啖脾胃諸病從

不正小兒

余人多易起怒而不知適所以益病也其原皆由于自幼縱性

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無物可食即食亦自有節必不能使之腹飫在口腹固為清簡而不知正得腸胃清虛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所合養子之道二三日怒小兒獨陽無陰性易躁而多怒惟抑怒可使全陰富家之子種種任性驕怒之習越于恒情本無可怒怒無已時怒由肝木木旺生風風木乘脾驚癇諸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柔居窮蹇不縱其性自能貶損意氣無怒敢發處境似乎拂逆而不知正得抑怒全

號呼泄氣則泄火也氣有餘便是火

陰之至理與富家與其牆合養子之道三四曰遏號諺云兒號即兒歌老子云終日號而不啞則知兒之號出于不自知不自識莫或使然猶天籟也豈有遏之之理況小兒陽氣偏隆最多火病藉此呼號以泄之不為無益而富家之父若母者反生不忍動以食慰而遏其號鬱滯諸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聽其號呼而勿恤見者聞者以為忍心而不知正得順適天和之至理與富家與其牆合養子之道四五曰傷藥藥乃攻邪

所服皆攻伐以療病然不足以養生於所有無病而尋服藥者

富家皆尚書一一丁條貧以爲然亦之道

物非養生物也多服久服鮮有不致傷生者富家之子則不論有病無病日餌無虛甚至旦暮更醫亂投湯劑而不知忌有謂無傷吾勿信也且藥之傷人甚於傷食食傷醫所易知藥傷醫多不識病外諸病從此變生又不止於柔脆矣貧家則不暇求醫無貲取藥縱見多疾安意守之在傷人以爲失護而不知正得有病不服藥爲中醫之至理與富家與其將合養子之道五噫是豈富家不善養子乎非也境也因境以成其不善養子也是豈貧

家善養子乎非也境也因境以成其善養子也
嘗見延醫之家陳餚設醴固不啻事神事鬼之誠且敬也要皆出自不得已之苦心醫者于此自當設身處境深用不安適可則止莫謂分所宜然恣情長夜之飲而絕不一回念在暴病家猶不及覺若久病則中外主人俱已晨夕焦勞臥餐且廢復何以堪語云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樂有病之家則不止一人向隅滿堂亦幾向隅矣一人豈能獨樂哉有仁心者必不然也更有一等嗜習而成僻者

嗜博奕但知有博奕而不知有病人嗜呼盧但知有呼盧而不知有病人更有一等趨競公門奔馳世務之輩則又心無二用但知有趨競奔馳而不知有病人願同志者勿類是

針灸諸病從未有以時令拘也而世俗則專泥于伏暑之月不思病之感也有淺有深其治療也有緩有急豈可候至伏暑之月而後針且灸耶考諸素問靈樞以及月令禁忌等書並不見有伏暑始宜針灸之說不知世俗何所據而云然但一歲之中

帝所尤宜詳戒房事夏至前後亦然否何之行針灸耶

故不可犯者獨在冬至左右旬餘日蓋此時正在剝極復生陰盛陽微之候君子于此自宜深潛玩密保護微陽而不便有所泄易謂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素問謂蟄蟲周密君子居室大寒就溫無泄皮膚皆此義也當此之際則又不可遽執四時俱宜針灸之說賊及天和也

何柏齋曰逆氣之說起于素問本爲四時之變而設蓋以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夏秋之變爲土以此察天地之氣候辨人物之病証以爲治療

之至耳素問六節藏象論謂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又謂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且以一期三百六十日分爲六氣每氣主六十日則其意可見矣紀以天干則曰五運紀以地支則曰六氣其實一也傳久致訛至天元紀大論等篇則遂以年歲之支干分管六氣蓋已失先聖之旨矣蓋年歲之干支天下皆仝且通四時不變也天氣之溫暑寒凉民病之虛實衰旺東西南北之殊方春夏秋冬之異候豈有皆

不可不知運氣不可徒泥運氣

同之理此其妄誕益不待深論而可知也近世傷寒鈐法悉以得病日之干支爲主其源亦出于此決不可用益五行之氣各主一時當時則爲主氣爲司天非其時而有其氣則爲客氣與時正相反者則謂在泉爲其氣伏于黃泉之下而不見也治療之法用熱遠熱用寒遠寒所謂必先歲氣勿伐天和者是也春時木氣司天則四方皆溫夏時火氣司天則四方皆熱夏秋之交土氣司天則四方皆濕秋則皆涼冬則皆寒民病往往因之但當因

夫食而致死者固多矣皆以食餓而致死者不少矣在也

其四時寒熱濕燥之氣而治之可矣何必拘其年歲之支干哉雖然此又論其病之常也有如此而至于病之變者殊不可拘于四時寒熱與燥濕之氣也

一人患嘈雜惡心吞酸吐嘔而兼頭眩耳鳴恍惚不寐延余視之診其脉則洪而滑右關尤甚曰此痰証也腹中時作飢飢即食食即太甚曰痰火作飢也不可與之太甚其家不信以為多食可以病愈不知古人有言曰痰病數十日不吃亦不餓死何

若食又未免食痰作痰是不可不慎之戒之

也蓋謂受痰之累賴痰之養也縱或覺餓多是痰火至惰必不得已須略與食萬勿多食後不見反覆漸漸再進今半日間連與之數餐便縱恣安得不填塞胸中夾痰飲而發昏迷眩暈之疾乎此後當宜痛改前轍加慎調理不數日必漸而安倘不改前轍仍不慎謹請勿復敢見矣

夫虛勞証治余已盡詳三卷中矣更庸何贅唯是世之行醫而不善醫者但用養血滋陰之藥不知變通以天人而勿恤深切痛悼不得不攄丹嘔血再

多服久寒瀉寒大水遏[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脾土[illegible]脾不[illegible]補脾[illegible]胃亦須加溫行之藥

爲來者言之。夫虛勞病未嘗非陰血虛也。雖聖人復起。亦未嘗不謂陰血虛也。是則生熟地黃當歸知母玄參天麥門冬諸藥。皆曰無功。舉世遵而行之。豈曰不可。但此等之藥。既寒涼又濡潤。在脾胃未衰水穀未減之時。用此治標則可。若至多服久服。未有不戕脾胃生化之源。而爲水穀減餐者矣。素問曰。血乃水穀之精。生化于脾。又曰。脾爲至陰。人之陰虛。乃脾虛也。脾土一虛。則生化之源竭。何能運行水穀而成陰血乎。本欲養血。適以損血。本

女子小人甚矣不可近也

欲滋陰適以損陰是無異與陰柔巽順之輩相朝夕似乎德我而溺情既久隱受其禍而不知矣然則治之將奈何惟于初起時急急早救膏肓等穴爲上策耳外此則絕房室息妄想戒惱怒節飲食起居以助火攻之不及一少怠焉脉旋數矣脉數則火有進而無退截血而上行矣鑠金而咳嗽矣蒸骨消肌汗泄不止動作皆衰矣縱有良工曷克爲也語曰勞証之脉五至以外者不治又云當治于微病之初莫治于已病之後脉有肯哉至夫藥

症有一有陰中之不足宜用六味等凡有陰中之火衰宜用八味等症近日有用八味加桂者皆頗骨虧而愈者

也。一言可蔽。王太朴所謂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是也。陽光者火也。水主者陰也。陰不足則邪火熾。故必壯其主以鎮之。六味等丸其要藥也。如人平日真陰素虧。兼以不善調攝。妄自作勞。致陰血受傷。陰虧則火旺。火載血上行。爲衂爲吐。脉實者。以生地黃爲君。丹皮桃仁茅根韭汁之類爲佐。甚者。權以醋炒黑大黃。去舊而生新。此後急宜滋養陰血。皆補真元。運旋脾胃。如六味丸。八味丸。及歸脾湯等藥。隨症用服。照前項調理法。庶病不滋蔓。而效

可漸收也。若血大脫後。不加珍攝。必致陰日虧陽日旺。遂成夜熱咳嗽盜汗勞倦等症。病成而欲治之。則亦難矣。故勞症初起。如日晡發熱飲食不減當用生地黃為君。當歸知母、鱉甲玄參、銀柴胡牡丹皮、地骨皮等藥為佐。有汗加麥冬五味棗仁浮小麥、若兼惡心、無汗、暫加軟柴胡、葛根、以透肌而解熱、心火熾盛者、少加川黃連、尺脈強旺者、少加炒黃栢以平其勢、勢平則已、不可過劑。此先哲業有詳論。誰謂苦寒之藥。竟非虛勞者所宜也。若咳

邪火盛
則真火

嗽不止者。法當清金潤肺。紫菀、款花、二冬、二母、批杷葉之屬。固所必需。亦須以生地黃爲君。以滋腎而生陰。蓋勞嗽之因。因于腎陰虧敗。不能制火。火無所畏。亢而刑金。金極則鳴耳。徒事于肺。是執流而忘源矣。如瓊玉膏、集靈膏、太平膏、天地膏、三才膏、俱可選用。前項諸藥、先後所治規則。雖不能有外乎此。但滋陰之藥、難期速效。必致多服。多服則傷脾減食。如前之所云。行必然者。故進滋養藥者。時時當以飲食進退爲消息。毋得經年累月恣投

要其火漫燥不能生土而食減

字字大文章不可多得以駭目

而勿顧也。但看飲食減少。咳嗽熾盛。急須加溫補脾胃兼行氣清金等藥。有司命之責者。其可專執而不知變通哉。

昌言乎用藥之如用兵也。裴子曰。蓋衛國者兵。衛生者藥。藥不以法。而夭折因之。兵不以律。而喪亡隨之。顧所同。非止以信仁義智勇與夫決敵致勝之策。一比擬焉。則又不爽錙銖者何也。可戰則戰。不猶醫之可攻則攻乎。可守則守。不猶醫之不可發汗下乎。可和則和。不猶醫之用和解乎。兵有設

裘子大之矣

逆十七

伏○將有從治○均○之○伏○其○所○惡○誘○其○所○好○也○兵有哨探○將有消息○均○之○欲○窺○其○虛○實○也○兵有間諜○將有轉○藥○均○之○欲○離○其○動○邪○也○先補後攻○得○非○足食而後○足○兵○之○謂○乎○先攻後補○得○非○大○兵○之○後○瘡○痍○削棘○即○為○撫○綏○之○策○乎○攻補交施○得○非○且○戰○且○屯○且和○之○計○乎○大積大聚殺其大半而止○得○非○殲○厥○巨魁○脅○從○罔○治○之○義○乎○病去而勿妄加攻補○得○非○窮寇○勿○追○歸○師○勿○掩○之○說○乎○不當補而補○齎○盜○糧○養寇○兵○也○不當攻而攻○毒○兵○者○不○祥○也○或以正○或以

奇或援兵尾其後或先鋒銳其始與醫之正治奇治先後劑輕重法何異焉且無恒者不可以作醫兵之貴信也無添人心者不可以作醫兵之貴仁也醫不可以執方兵之貴智也醫不可以貪利兵之貴義也急攻之急下之急補之兵之貴勇也器械不精以其卒予敵也藥品可不精製乎部伍不整以其將予敵也立方可不嚴整乎君不擇將者敗醫不可不擇也閫外不專者敗醫不可不任也忿兵者敗驕兵者敗印剛忍予者敗醫獨可忿可

使我千而於智心能料取勝者如[illegible]斯非[illegible]讀父[illegible]

驗可否否也病在此而治在彼無過之地妄加斬伐也有是病而用是藥王師所至勿犯秋毫也執一不通遺括之讀書也一治有五孫子之用兵也有一二味成一方者武穆之以寡禦眾也有一二十味成一方者淮陰之多多益善也有半劑或二劑而愈者武之西伐會朝清明也有數十劑或百劑而愈者周之東征三年始得也以至于占風象度地勢察人心與醫之審地宜先歲氣望聞問切均不可以岐視者用藥與用兵同有如此雖然兵

論至此竹全

此論係入緊處

家之虛者則示之以實實者則示之以虛與醫之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其理相似而兵家之虛者示之以虛實者示之以實尤爲致勝之妙筴而醫家之虛者虛之實者實之則敗不旋踵何也兵家之所謂虛者兵食不足也在我之元氣虛也所謂實者兵食足也在我之元氣實也醫家之所謂虛者元氣虛也所謂實者邪氣實也邪氣者譬之兵家之敵人非在我者也此其所以與也用藥與用兵之不同又如此今之不知醫者固不知如用兵之

説知如用兵之説者亦但曰醫之不可輕用耳孰知醫之與兵有同與一至于此也故曰善將兵者而後可以語醫識虛實者而後可以語醫

有客過余而問之曰一大病久虛人容顏黃瘦飲食減餐兩足浮腫已半歳氣虛下陷無疑矣速進補中益氣湯反致肋滿胸膨嘔噦不能食則奈何余曰據子所言是氣虛下陷之病矣補中益氣湯亦誠對病之藥矣服之而病反劇者徒邃章句中所謂不足者補下陷者升耳不思古人立教言有

睡醒多少

盡而意無盡雖言不足者補而不足之中未始不兼有餘病于此而謾補焉則不足者未補而有餘者日必熾矣雖言下陷者升而清氣下陷者未必絕無濁氣之在上于此而謾升焉則清氣未升而濁氣已先橫矣予之所用升補而反劇者大率近是客曰何以知其不足中之有餘清氣上之濁氣耶曰有證之見于外而知之耳夫證之見于外者如惡心膨滿痰嗽喉疼腹痛作瀉與飲食有妨之類是也此即所謂有餘之病兼在上之濁氣也升

真是無路不惡業子胸中有恭說厭霜聆沐至惟之不可不預也

病非二字須從症不從方

補之法。便須酌量而施之。然此乃見証之難者。至有証雖見而實隱。抑又難察也。本不惡心而胸中則時懊憹。本不膨脹而脇間隱然刺痛。本不咳嗽喉痰。而喉忽似哽似噎。本不作痛作瀉。而大便不時至。欲解不解。本不有妨飲食。而亦自有厭飫。而難安。如此之病。亦即有餘之病。兼在上之濁氣也。升補之藥。須酌量而施也。非用心精而晰理密者。不能也。故用補中益氣湯。必熟審之當而察之審者。烏得焉耳。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可一言而畢也

或問尹真人謂人身祖竅真際舉世鮮知者果安在耶曰祖竅之真際即老氏所謂玄牝之門也悟真篇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故紫陽修煉金丹全在玄牝一竅玄牝一竅採取在此交媾在此烹煉在此沐浴在此溫養在此結胎在此即脫胎神化亦無不在此修真之士誠能知此一竅則金丹之道無遺義矣所謂得其一萬事畢也但從來聖聖相傳悉有虛名而無實據如曰先天主人萬象主宰太極之蒂混沌之根至善之地凝

絡之所。虛無之谷。造化之源。不二法門。甚深法界。歸根竅。復命關。中黃宮。希戎府。總持門。極樂國。虛空藏。西南鄉。戊巳門。正一處。黃婆舍。守一壇。淨土西方。中黃正位。道個神室。真土黃庭。種種虛名。總是言此。一竅。此一竅者。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胃。非臍輪。非尾閭。非明堂泥丸。非關元氣海。非兩腎中間一穴。非臍下一寸三分。不可以方所執形相求。離見逐。唯取。生身受氣之初。而已矣。生身受氣之初。即父母交感時。一點先天混沌無形之氣。

挾精而入子宮者是也是即吾儒之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交感之後而此氣爲精血所包則又太極而兩儀矣由是而生臟腑生官竅四肢百骸以至能知能覺能運動能屈伸能喜怒哀樂能仁義禮智能神聖文武都從受氣初之一點中出來者耳玄牝之門乃自有焉故老氏曰玄牝之門是天地根夫玄牝之門而曰是天地根則吾身天地之根固吾身玄牝之門矣然吾身玄牝之所從出者又何根也又必有先玄與牝以爲根而後能分玄與

牝夫分玄與牝者太極也先玄與牝者無極也無極者吾身之中也即堯舜允執之中孔子時中之中釋迦空中之中老子守中之中也不止吾人一身之內有此中即一身以外遍滿天地亦皆吾身之中也正所謂周流六虛之外而無不足退藏一身之內而非有餘也故曰一竅能納太虛然則此一竅之真際果安在耶道藏經曰天之極上處距地之極下處相去各八萬四千里而天地之相接適當四萬二千里之際人身一小天地心臍相去

守此天機相然竅不可失

八寸四分。而人身天地之相核。適當四寸二分之際。此際思不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無在。而實無不在。無不在。而實無所在也。雖然竅非徒竅。有妙存焉。妙者何。昔人有言。竅是中而妙是一。若知竅而不知妙。猶知中而不知一。蓋一生乎中。有中定有一。一即執一之一。一貫之一。歸一之一。守一之一。執一者。以其中之一而執之也。一貫者。以其中之一而貫之也。歸一者。以其中之一而歸之也。守一者。以其中之一而守之也。伏羲氏之

此未發之中所謂元神是也

其已發之和所謂元氣是也

河圖而虛其中者先天也乃吾身祖竅之中也即孔子謂先天而天勿違老子謂無名天地之始釋氏謂茫乎無朕一片太虛道家謂一點靈光露出端倪也神禹氏之洛書而實其中者後天也乃吾身祖竅之一也即孔子謂後天而奉天時老子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夫河圖中央中而未始不一洛書一矣一而未始不中中不離乎一一不離乎中豈非無為之神機精微之妙道與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丹書萬卷不如守一修身至要在乎守

中。抱一。而已。守中者守此祖竅之中也。抱一者。
此祖竅之一也。蒙莊所謂南海之儵。北海之忽。
遇于混沌之鄉也。修身之士。不明此竅。則真息不
住。而神化無基。大丹不結。須知此竅。是個。性。命。根
原。無形相。無方所。無聲臭。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
無心求。有心守之。則着相。無心求之。則落空。先師
曰。杳洞無涯。是玄竅。知而不守。是工夫。斯得之
矣。

謂鶴李子云。不知易者。不可與言醫。易中太極

無極陰陽之理所吾人性命之根也

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吾人命門

自之主宰心志耳目口

述傳醫宗乃啓以故

以救疾